

「暖心卷」

贾平凹

主编

杨 绛
余光中
余秋雨

…
▽ 等著

美文

家

课外借



「暖心卷」
贾平凹 主编

杨 绛
余光中
余秋雨

…
▽
等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文 50 家. 暖心卷 / 贾平凹主编; 杨绛等著. --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702-0576-9

I. ①美… II. ①贾… ②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99033 号

责任编辑: 马 蓓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装帧设计: 壹 诺

责任印制: 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珞珈山学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

1/16

印张: 19.25 插页: 7 页

版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30 千字

定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白金纪念版 | 25 周年 | 美文杂志

共2卷

美文50家·时光卷

◎

美文50家·暖心卷

冰 心	沈从文	杨 绛	汪曾祺	余光中
王 蒙	陈忠实	余秋雨	蒋 勋	张抗抗
贾平凹	莫 言	铁 凝	阿 来	余 华

.....

开 启 暖 心 美 读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辑 孑行独吟



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自旅行。一个人行走，或许孤独，或许自由，
只为遇见未知的自己。

走了几个城镇 / 贾平凹	003
条子沟 / 贾平凹	015
断裂的爱 / 余秋雨	021
汤因比的选择 / 余秋雨	030
西湖 / 蒋 勋	040
后院 / 北 岛	051
哈佛五日 / 施叔青	056
关于游记散文 / 韩小蕙	068

第二辑 向死而生



一段岁月，一群人，一个故事。从死亡的角度看向生命，就会懂得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。

吾先生——旧事拾零 / 杨 绛	075
笨花的黄昏 / 铁 凝	077
金陵子弟江湖客 / 余光中	084
谈文论剑——在“华山论剑中国精神”	
两岸四地顶级学者论坛上的演讲 / 余光中	089
山野雕塑 / 张抗抗	094
谁在银闪闪的地方，等你 / 简 媾	098
自从我妈从台湾旅游回来 / 李 娟	119
自在神仙——汪曾祺 / 彦 火	126
汪曾祺，从“小黑子”到“外号大王” / 王国平	135
直面死亡 / 阿 来	149

第三辑 顺着时光 走向深处



有一条只能向前走的路叫时光，愿你此后的所有时光都善待自己。

散文之小器 / 舒 婷	157
阿央白 / 迟子建	160
燕园桥寻 / 宗 璞	163
午后雨中桥上 / 程光炜	166
一起看海的日子 / 李欧梵 李玉莹	169
础石 / 张燕玲	185
历史是一条河 / 葛水平	189
桑多河畔 / 扎西才让	196

第四辑 旧情旧事



生活，一半是回忆，一半是前行。我微笑着走向生活，笑对人生。

儿子的出生 / 余 华	211
羊肉泡馍 / 阎 纲	217
三访九方子 / 金克木	222
故园人影 / 张中行	225
一半儿清醒一半儿醉 / 葛兆光	230
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(两篇) / 刘亮程	233
家的感觉——内心深处的桃花源 / 李 星	241
我和他，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 / 王小妮	243
“沐石斋”记 / 王兆胜	255
婚姻流水 / 格 致	270
词语 / 周晓枫	293

1

子行独吟

 第一辑

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自旅行。一个人行走，
或许孤独，或许自由，只为遇见未知的自己。

走了几个城镇

贾平凹

中国的行政区域，据说，还沿用了明清时的划分，那就是不规则，或竖着或横着，相互交错，尤其省会城市必须都与邻省的距离最近，以防地方造反动乱。至于县与镇，就无所顾忌了，基于方便管理吧，百十里一县，二十里一镇。但在民间的习惯上，可能老百姓最营心的还是县，一般把省会城市不叫省城，叫省，镇当然还叫镇，而说到城，那就是指县城了，这如同所有的大路都叫官道，即便长江黄河从县城边流过，也都一律叫作县河。

今年，在断断续续的几个里，我沿着汉江走了十几个城镇，虽不是去做调研和采风，却也是有意要去增点见识。那里最大的河流是汉江，江北秦岭，江南巴山，无论秦岭巴山，在这一地段里都极其陡峭，汉江就没有了滩，水一直流在山根。那里有一句咒语：你上山滚江去！也真是在山上一失足，就滚到汉江里去了。沿江两岸南北去数百里，凡是沟汉，莫不是河流，所有的河流也都是汉江的秉性，没堤没岸，苦得城镇全在水边的坡崖上建筑，或开崖劈出平台，或依坡随形而上。我和司机每次都是悄然出发，不事声张，拒绝应酬，除了反复叮咛限制车速外，一任随心所欲，走哪算哪，饿了逢饭馆就进，黑了有旅社借宿，一路下来，倒看了平日看不到的一些事，听到了平日听不到的一些话，回来做一次长舌男，给朋友唠叨。



达州

傍晚到达，城里人多如蚂蚁，正好手机上有了朋友发来的短信：想我的，赏个拥抱；不理我的，出门让……蚂蚁绊倒。我就笑了，在达州，真会被蚂蚁绊倒呢。

不仅人多，人都还忙着吃，每个饭馆里都有人站着等候凳子，小吃摊上更是被人围着，随处可见有女孩，女孩都是三四个并排走的，一边走一边端着个小纸盒子，把什么东西往嘴里塞。

这让我想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过关中的一些县城，满地都是嚼过的甘蔗皮和渣子，所有的电影院里，上千人全都嗑瓜子，嚓嚓嚓地声音像潮水一般，你不也买一包来嗑就无法坐下来。

但达州街上很干净。

好比看见青年男女相拥相爱觉得可爱，而撞着年纪大的人偷情便恶心一样，达州城里女孩子的吃相倒优雅，是个风景。

只是街道窄。街道窄一是人太多，二是两边的楼房太高也太密。楼大多没外装饰，就显得是水泥的灰气。楼高就楼高了，其实也不是摩天大厦，而几乎一座挨着一座，同样风格，一般地高，齐刷刷地盖过去，我就感觉每条街上便是两座楼，左边是一座，右边是一座。

寻着一个宾馆住下，从最上边的窗子能俯视全城，城原来是建在一个山窝里，楼把山窝子挤得严严实实，楼顶与四边的山冈几乎齐平，风在上边跑，风的脚可以从东跑到西，从北跑到南，风跑不到街上去。

一个县城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？达州离大城市远，方圆数百里的大山里，这座城就是繁华地了吧。国家实施发展城镇化，人越来越多，楼就建得密密匝匝，要把小山窝子撑炸了。人是一张肉皮包裹了五脏六腑，人都到这里来讨好生活，水泥的楼房就把人打了包垒起来。

第二天离开达州，半路上遇着一辆运鸡的卡车，车上架着一层一层铁丝笼，每个铁丝格里都伸出个鸡头。擦车而过的瞬间，我看到那些鸡的冠都紫黑，张着嘴，眼睛惊恐不已。

镇 安

没通高速公路前，从镇安到西安的班车要走七八个小时，通了高速公路，只需两个小时；双休日，西安人就多驾车去那里玩了。

隔着一条县河，北边的山坐下来，南边的山也坐下来，坐下来的北边山的右膝盖对着南边山的右膝盖，城就在山的脚弯子里，建成了个葫芦状。北山的膝盖上有个公园，也有个酒店，我在酒店里住过三天。

差不多的早晨都有一段雨。那雨并不是雨点子落在地上，而是从崖头上，树林子里斜着飞，飞在半空里就燃烧了，变成白色的烟。在这种烟雨中，一溜带串的人要从城里爬上山来，在公园里锻炼。他们多是带一个口袋或者藤篮，锻炼完了路过菜市买菜，然后再去上班。而到了黄昏，云很怪异，云是风，从山梁后迅疾刮过来，在城的上空盘旋生发，一片一片往下掉，掉下来却什么也没有。这时候，机关单位的人该下班了，回家的全是女的，相约着饭后去跳舞，而男的却多是留下来，他们要洗脚，办公室里各人有各人的盆子，打了热水洗了，才晃晃悠悠地离开。

八点钟，广场上准时就响喇叭了，广场在城里最中心处，小得没有足球场大吧，数百个女人在那里跳舞。世上上瘾的东西真多，吸烟上瘾，喝酒上瘾，打牌上瘾，当然吃饭是最大的瘾，除了吃饭，女人们就是跳舞，反复着那几个动作，却跳得脖脸通红，刘海全汗湿在额上。

这舞一直要跳过十二点，周围人没有意见，因为有了跳舞，铺面里的生意才兴旺。

镇安离西安太近，乡下的农民去西安打工的就特别多，城里流动人口



少，那些老户就把自家的房子都做了铺面，从西安进了各种各样的货，再批发给乡镇来的小贩。而机关单位的人，最能行的已调往西安去了，留下来的，因为有份工作，也就心安理得留在县城，县城的生活节奏缓慢，日子不富不穷，倒安排得十分悠然。

我在夜市的一个摊位上坐下来，想吃碗馄饨，看着斜对面的那家铺面，胖子老板已经和一个小贩讨价还价了半天，末了，小贩开始装雨鞋，整整装了两麻袋。一个穿着西服的人提了一瓶酒，三根黄瓜走过去，胖子在招呼了：

啊，去接嫂子呀？

穿西服的人说：让她跳去，我买瓶酒，睡前不喝两盅睡不着么。

光头说：好日子么，啥好酒？

穿西服的说：苞谷酒。

光头说：咋喝苞谷酒了？

穿西服的说：没你发财呀！

光头说：发什么财，要是能端公家饭碗，我也不这么晚了还忙乎！

穿西服的说：这倒是，你比我钱多，我比你自在么。

夜市的南头，单独吊着一个灯泡，灯泡下放着一盆水，飞虫在盆子里落了一指厚。但仍有蚊子咬人，卖馄饨的给了我一把蒲扇，那扇子后来不是扇，是在打，又打不住蚊子，一下一下都在打我。

小 河

从镇安到旬阳去，走的是二级公路，车到一个半山弯，路边有一排商店，商店里不知还有什么货，商店门口都摆了许多摊位，出售廉价的鞋帽衣物。没有顾客，摊位后是一妇女给婴儿喂奶，还有一只狗。

商店的左前是一个急转而下的路口。

我从路口往下看，路是四十度的斜坡，一边紧贴着崖，崖龇牙咧嘴，一边还是商店，开间小，入深更小，像是粘在墁沿上。有人就拉着架子车爬上来，身子向前扑得特别厉害，眼睛一直盯着地面，似乎他不敢抬头，一抬头，劲一松，车子就倒溜下去了。

也真是，我在商店里买了一包烟，烟是假烟，吸着的时候店主再拿一瓶饮料让我买，又拿一包糕点让我买，我一直吸烟，店主有些生气，说：要不要，你说个话呀！我说：我能说话吗，我一说话烟就灭了。

我顺着坡道一直往下走，这就到了镇上，两边门面房的台阶又窄又高，门开着，里边黑洞洞的，看不清是卖货的还是卖饭的，门口都有一块光溜的石头，差不多四五个石头上站着鸭子，鸭子总是痒，拿长嘴啄身子。转过弯，又往下走，人家和商店更多些。再转个弯，就是河，河上有一座桥。桥头上有一个饭店，摆有三张木桌，饭店旁坐着个钉鞋的，他一直盯着我的脚。

桥应该是石拱桥，或者木桥，但它是水泥桥，已经破败了的护栏。站着桥上可以看到这个镇子一分两半，一半在东边的山坡，一半在西边的山坡。一个小镇分为两半，中间是一条不大的河，所以镇名叫小河吧。

河对面是另一条街，其实是从桥头一家杂货店门口像梯子一样陡的下坡路，一直下到河滩。这条街上多卖副食，山果也在这里卖。一黑瘦女人一见我来就拿一根竹枝扇肉案上的一个猪头，说：肉哪，没喂饲料的肉！路尽头的河滩上，篱笆里长着萝卜，叶子很青，萝卜很白。

从桥那边返回来，许多人也是路过了停车下来到镇上的，站在桥上讨论着要买鸡蛋，说这里的鸡蛋一定是土鸡蛋，还说买一头猪吧，五六十斤的，拉回去喂三个月苹果，那肯定好吃哩。讨论完了，就趴在护栏往下看，西边那屋场下的石级上，有女人在河里淘米。他们不知是在看淘米的人，还是在水里看自己的影子。

在镇街转弯处，一家门口有一堆树根，见一个酒盅粗的柴棍似龙的形



状，拿了要走时，忽有三个孩子跑来说那要钱哩，不给十元不能拿。我很生气，说一个柴棍都要钱呀？抬头看见六七个男人全端了饭碗蹴在不远的台阶上吃，我说：是你们教唆的吧？我朋友十年前路过这儿看见一个汉代石狮子，值三百元钱你们十元就卖了，现在一个柴棍儿值不了一毛钱倒要十元钱？六七个男人不说话，全在笑。我就把柴棍儿扔回树根堆了。

又回到入镇的那个漫坡路上，有人赶着一头毛驴迎面走来，人走一步，驴走一步，人总想去拉驴尾，但就差一步，一步撵不上一步，驴尾到底没拉住。

半山弯的鞋帽衣物摊边，妇女不见了，婴儿坐在那里，嘴里叼着一个塑料奶嘴，狗也嚼根骨头，骨头上没肉，狗图的是骨头上的肉味，在不停地嚼。

白 河

白河县最早可能是一条街，河街。从湖北上来的，从安康下来的，船都停在城外渡口了，然后在河街上吃饭住店，掏钱寻乐。但现在是城沿着那座山从下往上盖，盖到了山顶，街巷就横着竖着，斜横着和斜竖着，拥拥挤挤，密密匝匝。所有的房子都是前后或者左右墙不一样高，总有一边是从坡上凿坑栽桩再砌起来，县河上的鸟喜欢在树枝上和电线上站立，白河人也有着在峭岩塄头上筑屋的本事。

地方实在太仄狭了，城还在扩张，因为这里是陕西和湖北的交界，真正的边城，它需要繁华，却如一棵桃树，尽力去开花，但也终究是一棵开了鲜艳花的桃树。

城里人口音驳杂，似乎各说各的话，就显得一切都乱哄哄的。尤其在夜里，山顶的那条街上，更多的是摩托，后座上总是坐着年轻的女人，长腿裸露，像两根白萝卜。街上的灯很亮，但烤肉摊上炸豆腐摊上还有灯，有卖烧

鸡的脖子上拴个带子，把端盘吊在身前，盘子里也有一盏灯。一片高跟鞋叩着水泥地面响，像敲梆子，三四个女孩跑过来，合伙买了半块鸡，旁边的小吃摊上就有人发怪声，喂喂地叫，女孩并不害怕，撕着肉往舌根送，不影响着口红的颜色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我到了那条河街上。因为来前有人就提过河街，说有木板门面房，有吊脚楼，有云墙，有拱檐，能看到背架和麻鞋，能听到姐儿歌和叫卖山货声，能吃到油炸的蚕蛹和腊肉。但我站在街上的时候我失望了，街还是老街，又老不到什么地方去，估摸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吧，两边的房子非常突狭，而且七扭八歪的，还有着一些石板路，已经坑坑洼洼，还聚着雨水。没有商店，没有饭馆，高高台阶上的人家，木板门要么开着，要么闭着，门口总是坐着一些妇女，有择菜的，菜都腐败了，一根一根地择，有的却还分类着破烂，把空塑料瓶装在一个麻袋里，把多种纸箱又压平打成捆。我终于看到了三间房子有着拱檐，大呼小叫地就去拍照，台阶上的妇女立即变脸失色地跑下来，要我不要声高，说是孩子在屋里复习哩。这让我非常奇怪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一妇女拉我到了一边，叽里咕噜给我说了一通。

她虽然也说不清，但我大致知道了这里原本是白河老户最多的街，当县城不停地拆不停地盖，移到了山顶后，老户的人大多就离开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和空房子，而四乡八村来县城上学的孩子又把空房子租下来，那些妇女就是来陪读的。

边城是繁华着，其实边城里的人每每都在想着有一日离开这个地方，他们这一辈已经没力量出外，希望就寄托在下一代上，已经有许多人家，日子还可以的，就寻亲拜友，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安康或者西安去读小学中学，以便将来更容易考上大学，而乡下的人家，又将孩子从乡镇的学校送到县城来读书。

面对着这个妇女，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好，当头的太阳开始西斜，靠